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61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总结

岁尾年头,又到总结时分。闲坐电脑前,翻看一年在“青石街”上发的小文,韶哩韶叨,居然也有二十多篇,心下不由一惊:哇,一晃,又一年过去了!

年头写的《余生》,回忆自己年轻时酗酒闯红灯、带伤爬狼山,酷爱猪头肉、一顿吃两斤,直吃到心梗装支架……一辈子作死的节奏,居然没死,还神气活现地活着,也叫万分侥幸。尤其是纠缠我一生的足疾,二十多年前骨折,因为任性没养好伤,单腿蹦啊蹦的,左足底硬是蹦出颗血化瘤,疼得死去活来,直到去年才掀开脚底板,把它挖了,足底神经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孰料黄鼠狼单咬病鸭子,今年七月,左足再一次骨折,又在家歇了两个多月。七八九月正是南京最热的天气,今年持续的高温还创下历史新高,我窝在家里,那种痛苦可想而知。足有疾,心戚戚焉,遂有《不了情》《无情》《缩影》……我一连写了好几篇,写受伤后的感受,写人老的无奈,一直写到《龟虽寿》,还在感慨人老了千万别生病,一生病万念俱灰。仔细想了一下,年头写的伤,是在左脚;年中再受伤,还是左脚——我是无神论者,可是生活中许多无法解释的事情,让我常常又对冥冥中主宰命运的那个“神灵”敬畏万分。

忽然想起年少时分,读书时写得最多的文章,就是总结。那时我们每学期都要学工、学农、学军……活动众多,每次活动结束后,老师就叫同学们写一份总结。哈,那时总结也好写,主要就是抄报纸,从世界形势抄到国内形势,最后写到自己,就要“狠斗私字一閃念”,把自己痛骂一番。这样的总结最容易通过,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往时髦说,是大方向正确;从传统文化讲,也符合中庸之道,夹起尾巴做人。这一套总结一写就是一辈子,无论后来在工厂当工人,还是在报社当记者,万变不离其宗。记得有一段时间提倡思想解放,我烦透了形式主义这一套,

黎巴嫩裔著名作家纪伯伦有句名言:“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为什么出发固然重要,而何时出发、从哪儿出发也不应忘记。我早年下乡,恢复高考后上学,南师毕业后从事铁路教育,第一站是南京铁路中学(下称“铁中”)。到铁中报到之日便是我铁路教育人生的出发之时。

1980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铁中报到。清晨,我从家里转了两路车在盐仓桥下车,右转进入空旷的大桥南路,寒风凛凛扑面,心里却是暖的。

因为来“侦察”过,我熟门熟路地进了铁中大门,径直去了老大楼二楼东头的政史地教研组。办公室里有一位中年女教师在办公,听说我还没去校长室,她丢下手里的活,“走,我陪你去”。她自我介绍:叫李克英,也教政治,也是南师大校友。

当时的铁中就两幢楼,老大楼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建校时盖的,苏式的双面楼共三层。在老大楼北面大约三四十米,又建了一幢单面的四层教学楼叫新大楼。校长室在新大楼的三楼西首,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花甲年岁的老太太,李老师告诉我她是周校长,其实是副校长。老太太轻声细语地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说:“我刚病假来上班,你的课务安排要问丁校长,他在校门口值勤,我带你去找他。”在学校传达室,我见到了分管教学的丁副校长,当时高中是两年,他要我接高二毕业班的课,对我充满期待,也让我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得知我是共青团员,周副校长又领我去老大楼三楼的校团委报到,团委书记要我到教导处去找教工团支书业德骏。见面后,我们很谈得来,因为都是“老城南”,且都做过知青。

教导处和政史地组门对门,我回到办公室见到了刚下课回来的教研组长浦永佳,他用沾满粉笔灰的手指着紧靠着的办公桌,一句“这是给你准备的,我俩面对面”,让我感到特别亲切。

我在铁中校园里的“报到之旅”,从老大楼向北到新大楼,又往西到校门口,再东折回到老大楼,在这个“三角形”里,我和遇见的几位同事挺有缘,也有故事。

我一上讲台就接了高二5个班的政治课,高二的另5个班是李克英教的。论年资,她应该是我的老师辈,可是她很谦虚,讨论教学总是商量的口吻。李老师平时也很热情,对我像邻家大姐。1985年我二伯母患肺癌,李老师主动

在每年中层干部总结竞岗演说时,看着台上一溜排坐着十几个考核我们的正局、副局,我便一本正经地说,这些年我从副处到正处,各个处的处长我都干过,好像干得也不差,还得了许多省市包括国家级大奖。那我今年的竞岗目标就是局座了——我相信我坐台上,不会比你们差多少。会场哄堂大笑!据说当天晚上,在一饭局上,分管我的某领导喝高了,拍桌大呼:你们别学吴晓平,他狂得没边了!

往事如烟矣,如今我退休十年,本该认真总结一生的时日,突然发现没人再要我写总结,似乎也无须总结了。细想人这一生也叫无聊,年轻时壮怀激烈,恨不能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到老了手颤齿摇,吃豆腐都费劲,又有什么好总结的?就总结我这十年退休的心境吧,才回家就觉得这桩事没干完,那桩事还没收手,每天焦躁不安,心里七上八下猫抓似的,只能隔三岔五地在报上发些文章,宣泄心情。后来大哥开导我一句话:地球离开哪个都照转!虽是老话套话,此刻我听了振聋发聩。我顿时大彻大悟,再想想退休后的好处:每天早晨再也不用开个小闹钟,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了;白天再也不用在单位战战兢兢,混职称,评先进,为一两个奖金争得人死牛瘟了;更开心的是,每月退休金一文不少,也无须看领导脸色,低三下四拍他(或她)的马屁了——对不起各位看官,我这是说我自己心情,绝不是讽刺别人,千万别对号入座噢!反正我现在每天就是吃好喝好,以少生病、不生病为原则。要说还有最后的理想,那就是修个好死,最好一夜睡过去就永远睡过去了,千万不要不死不活地抬到医院抢救,破腹开刀割个鸡零狗碎的,浑身插管,躺在ICU为医院创收“发挥余热”。

真的,这大概就是我人生最后一份总结——我这人思想境界不高,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就是城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儿,人生最后几句真话,也算最后一份总结了。

关心,请她的高中同学、省内著名呼吸外科专家庞教授精心诊疗,对延缓老人的生命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年后我做了政史地教研组长,老浦改任工会组长,我们合作很愉快。其实,那些年老浦的日子并不好过,家有长年卧床的病母和三个半大的“公鸡头”,沉重的负担让中年的他掉光了头发。岁月送走了老母,眼看着儿子们“噌噌”长大并相继有了工作,老浦的头发也“春风吹又生”了。命运真会捉弄人,学运输的老浦却当了老师,老三铁兵帮父亲圆了梦。2008年初,往返宁穗的列车在暴风雪中晚点了90个小时,担任列车长的铁兵带领乘务人员克服了各种困难,保证了近千名旅客的安全。铁兵先后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江苏省劳动模范等称号。

丁副校长是位懂行且务实的领导,我当教研组长是他的建议。1984年我做教导主任,他调任分局教委教研室主任。后来他做了教委一把手,我当了他的副职。1996年丁主任到龄退休,组织上决定由我接任。我从进铁路到法定退休共34年,有一半时间是在他的身边或手下工作,其水平、人品、敬业精神,尤其是对年轻人的提携和包容令我敬重。

教工团支书业德骏比我小两岁,我们共事了七八年,之后虽不在一起工作,但交往亲密、挚友情深。德骏执教之余刻苦钻研国画艺术,如今已成为省内知名的花鸟画家。他的画以神写形、以趣造型,信笔拈来的鸭、公鸡、鳊鱼、松鹤等生动传神、意趣盎然,多次入选全国及省市画展并获奖,也几度到国外巡展。当下我们都已古稀,还时常一起品茗小酌,谈书论画,华发皓首共度夕阳红。

周副校长在我工作不久就离休了,她是一位“老革命”,曾在新四军军部从事医务护理工作。1993年初,家父口腔有疾,为老人家做手术的陆主任竟是周副校长的大儿子。2017年底,我的老泰山,也是一名抗日老战士,以92岁高龄谢世。给岳父下葬时,我意外发现周副校长的墓地就在后一排稍西的地方,彼时墓碑显示老伴已去世,而她仍健在,一年后仙逝,享年97岁。老太太百年以后竟和我岳父成了“近邻”。

人老了,总喜欢回忆过往。当年,到铁中报到的那个“三角形”是我投身铁路教育的出发点,最早遇见的几位同事是我人生的美好邂逅,感恩他们对我帮助、给我支持、与我同行。

新年相对论

你有没有见过远方的天边阴云密布,有那种细细的线条连通着天地之间,那就代表着那边的天空下雨了。

我最早看到这种线条是小时候一个周末的下午,那天我爸在家休息,就拉我出去爬山,那时候我们住平房,从家门口望出去总能看见一座山,但是我从来没上去过。

记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得有三十多年了,那天爬山路上的每颗石子我都还能记清,狗尾巴草摇摆的样子闭上眼睛仿佛还能抓到,山坡上空气的湿度、明朗的午后阳光也仿佛还能感受得到……

快到山顶时,我爸就让我看天边的这些线条,和我说要下雨了我们快回家吧。我就觉得很神奇,明明我们这里还是艳阳高照的。我记得我们刚回到家里关上门,大雨就落了下来。那天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竖线,后来每次看到都能想起来那个下午。

那时候我妈总是加班很忙,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加班打工人们什么的说法,就是叫下班晚一点。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妈又不回来吃饭,赶上家里停电,我爸就骑车子带我去火车站那边的一个饭馆和他的几个哥们吃饭。我很少来火车站附近,也很少出来下馆子,所以那天很新奇,吃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饭店里有一个鱼缸,里面有个很大的金鱼,它一直和我对视,那鱼可能七秒钟后就忘了我,而我却清晰地记住了它一辈子。

这种微小的细节,我记得,可是我爸一定不记得了,这就是记忆的相对论吧。明明经历过的每一幕,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性地记住些什么又忘记了什么呢,人类真是神奇,是不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年复一年的计量单位,用每一年来分割时间,提醒着你和我,这一年的记忆又化为了一刻。

据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人类存在于四维世界之中,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已经注定的事情,我们现在只是正处在当下这一时空切片之中而已。霍金说,虽然一切都已注定,但是我们还是会是在过马路时候左右看。时间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元素之一,我们的维度水平也决定了我们的视界,但也因此我们无奈、我们脆弱、我们年复一年的感悟。

谁能知道是谁推动的地球公转,是谁让我们有四季变换,谁让我们能看见阳光,有风,有雨,有星星,谁在绵延这时间,让我们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在那么深奥难懂的宇宙和时间中,我们的生活就是想多睡五分钟的早晨,和想多玩五分钟手机的夜晚,以及偶尔纪念一下生日、春节、星战纪念日、中秋和迎接新的一年。我们看不到四维视角中的未来,但是有一件注定的事我已经知道,那就是我们都会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地照顾自己。

一年一度的体检报告出来后,同事的反应煞是热闹,各种专业性的指标箭头上上下下提前预警。对于一年一度的体检,我并没有很紧张。因为始终坚信一个吃得下睡得着、还时不时地嚷嚷着要减肥的人,身体大概率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小毛病不会缺席,不仅往年的红箭头一个没变少,今年还有新增。其实就是这些指标箭头的出现也是身体对你之前肆无忌惮地吃喝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发出警告。

比如薄荷说她今年尿酸指标偏高。她说因为自己一直喜欢喝啤酒,几乎每天都喝,尤其今年夏天又那么漫长,她喝的啤酒罐垒起来估计能塞满一屋。而且,她还特别喜欢吃豆制品,豆腐是她最爱,不说天天吃吧,一周至少几次。我了解薄荷,她是个对某样东西特别容易沉迷上瘾的那类人,之前在办公室每天吃无数颗薄荷糖,就那么一箱一箱地买,一盒接一盒地吃。吃得我们都看不下去了,认为她应该戒掉,隐隐约约地觉得长期过量地吃某种东西会有问题。后来,她总算戒掉了薄荷糖,只留下薄荷这个网名。想起她,我就想起了她每天像老鼠一样“嘎嘣嘎嘣”咬嚼薄荷糖,发出脆脆的、魔性的声音。现在,她又要开始戒啤酒了。

我今年体检新增的偏高指标竟然是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大家说这是肥胖病,我不应该有。想想也是,体重虽然在逐年增加,但也就一百冒芽而已,怎么就差一高险些成“三高”人士了呢?有人说,可能代谢慢了,要多运动。我的运动量不算大,但也是每周慢跑两次的人,平时还散步。朋友是个运动达人,每周骑行、打乒乓球,但她的总胆固醇指标比我还高,可见,这也不通。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我变成“饕餮”后引起的。这几年,确实从一个对吃不讲究的人,转型为吃货。关注的博主谁推荐好吃的,我都要去尝尝。上次有个上海博主推荐前滩的某家牛肉饼饭好吃,从没去过前滩的人马上安排周末去吃了。就算不在同城,我也会用心记下,上今生必吃榜榜单。“秋风起,蟹脚痒”,最爱食螃蟹的我今年陆续吃过好几次蟹。老公说我这次的新增总胆固醇指标偏高可能就与近期蟹吃多了有关。

有道理,病从口入,管住自己的口尤为重要。想起巴乔(猫)生过两次病,每一次都是我们给它投喂太多引起的肠胃紊乱。美食不宜贪,多吃伤身体,少食多滋味。这世上每一种爱,都需要理性地克制,对美食也一样,要留一口给念想。

□南京 吴晓平

□北京 顾超

体检单的警示

□南京 周世青

缘于『出发』之时